

名家

扉页中的记忆

■ 侯军

——

我有一本散文集取名为《收藏记忆》，这其实是我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想想看，人这一辈子，必然要经历好多事情，接触好多人物。这些人和事，经过岁月的沉淀和主观的过滤，最终能够被收藏的，一定是最珍贵和最难忘的那些部分。

记忆需要载体。没有载体的记忆会因时间的淘洗而褪色而淡薄而模糊。曾听说有一位记忆力超群的大学者，常常为自己的记忆力太好，脑子里存储的东西太多而苦恼，甚至希望能像电脑一样给自己的大脑加装删除的功能。这大概正是他的非同凡人之处。而我辈确是彻头彻尾的凡夫俗子，记忆力不够强大是相伴终生的烦恼。如今，年逾花甲，两鬓斑白，记忆力的衰减更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收藏记忆”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生活中，丢三落四、颠三倒四、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熟人迎面而来却想不起人家名字等等，这类属于失忆健忘的症候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此之际，记忆的载体就显得尤其不可或缺了。

在我的诸多记忆载体中，毫无疑问，书是首要的，也是最常用的。而书的扉页更像是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因为很多书都是文朋书友赠送的，很多赠书的扉页上都存留着鲜活的题字和签名，古人云“见字如面”，这不啻是古人对扉页上这些字迹的最好诠释了。

——

我爱书。这个爱，不仅是指爱读

书，而且是指对书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结，类似谈恋爱时那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依恋之情。这种情结的产生，大抵与我少年时期正好赶上文革十年，数年间无书可读因而借书如命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我相信，现在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饱受书山题海的困扰，他们是无法理解，也绝对不会萌生这种恋书情结的。

已经记不得我得到第一个签名本是什么时候了，不过，真正使我意识到签名本的珍贵，并开始留意收藏签名本，是从孙犁先生题赠给我的那本《老荒集》开始，这一点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是在1986年11月。

从这本书上，我第一次看到孙犁先生的几则《书衣文录》，其中有三则是给姜德明先生题写的，分别是他所收藏的《少年鲁迅读本》《白洋淀纪事》和《津门小集》。

我由此知道，原来书除了阅读的价值之外，还有某种收藏的价值。而作者留在扉页上的题字，将使这种收藏价值平添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比如孙犁先生题在《津门小集》上的这段题跋就生动记述了作者从解放区初进大城市的经历，“尚能鼓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一日成一篇，或成两篇”的采访写作实情。

而这类回忆自己记者生涯的“夫子自道”，在孙犁先生的其他文章中则较为罕见。因此，我在此后研究孙犁先生报告文学的一篇论文中曾重点引用它并成为我后来研究“报人孙犁”这个课题的一条重要资料。

从孙犁先生的书中，我知道了姜德明先生，随即找来他的各种读书谈书的文章来读，尤其是读到他那三篇《签名本的趣味》，令我会心一笑。由此，我也有意识地开始了自己的签名本收藏。

三

从事媒体工作，尤其是编辑报纸副刊，常常要与文学艺术界的朋友们打交道，或沟通信息或联系稿件或约见访谈，一来二去，大多就成了朋友。文人之间的交往，书是必不可少的媒介。俗话说“秀才人情一张纸”，那多半是指书画墨宝；而今若改成“秀才人情一沓纸”，那就可以专指赠书了。

书是文人相交最好的“手信”，也是自我介绍最好的“名片”。现代文坛好几位书话大家，无一不与报纸副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写出《西谛书话》的郑振铎先生，写出《晦庵书话》的唐弢先生以及姜德明先生和黄裳先生，等等。而孙犁先生更是一辈子没离开过报纸副刊的编辑岗位，他的《耕堂读书记》和《书衣文录》无疑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书话名著。我有幸与孙犁先生在同一家报社共事十多年，在读书、写字乃至藏书方面，孙犁先生无疑是对我影响巨大的一位导师。

我自1984年春天从记者转行做编辑，创办了《天津日报》的报告文学专版。此后近三十年间，我一直是在新闻和副刊之间游走转换。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天津南下深圳，依旧是做报纸编辑，参与编辑了各种类型的副刊专版，也创办了不少专业周刊。最多的时候，我曾同时担任着七八家报纸杂志的社长、总编或法人代表，尝尽了编辑工作的酸甜苦辣。即使从报业退休之后，我依然未能离开媒体编辑这个职业，旋即被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委派担任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参与创办并主持《中国副刊》公众号的编务，转眼就是六年多的时间，直到

2025年初才请辞卸任。

这样算下来，我的编辑生涯已超过了四十春秋。如此漫长的编辑生涯，给了我无数机会去结识和接触社会各界的精英才俊，使我得到很多难得的机缘，向那些学问渊博、见解高深的饱学之士求学问道。正是在这些交往中，我的签名本也在日积月累中蔚为大观了。赠书的作者朋友从南到北，从国内到海外，从文学界到艺术界，从哲学历史到经济学社会学乃至物理学……

每当我略有余暇，总喜欢站在存放签名本的书架前随意抽取翻阅，这些书和这些人，依次从我的记忆深处“溜达”出来，一个个神采奕奕，各具风神，与众人一起沐浴书香，展现风采。他们中，有儒雅渊博的学者若饶宗颐、周汝昌、王朝闻、金耀基、叶嘉莹；有名传遐迩的作家，若王蒙、余光中、王充闾、黄裳、陈祖芬；有目光如炬的报人，若赵超构、束纫秋、高信疆、姜德明；还有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若画家张订、方成、徐义生，音乐家汤沐海、颜廷阶、黄辅棠，书法家田原、尉天池、赵正，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将军作家肖克……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际越来越频繁，交际的内容越来越庞杂，而通信工具的发达更使这种人际交往更加迅速便捷。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却日渐稀少，真诚的对话更是一种奢侈。在如此境遇中，那些留存在扉页上的真挚话语，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每次重温扉页上的字句，我都会立刻记起当年得到这本赠书时的场景，作者的音容笑貌也随之浮现在眼前。进而想到，这位作者近况如何？又有什么新作？不论近在咫尺还是

远在天涯，我都会在心中默问一声：“您过得还好吧？”

四

自1989年我出版第一本书算起，我这三十多年中也拉拉杂杂地出版了近三十本小书，我也开始学着前辈的样子，买来自己的新书，签名分赠友人。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三十多年前第一次从书店买回自己的那本舆论社会学小册子《疲软的舆论监督》时，内心是何等的兴奋，当晚就在灯下填了一首长调《水龙吟》，其中不仅写到“书肆里，一叠自采”之后的感慨，更抒发了一通爱书人对读书的无限深情：“平生幸伴银鱼，寒斋独坐游书海。胸涵万壑，思接今古，神驰天外。华夏先哲，异邦智者，风流一脉。俱邀来畅叙，晨昏日暮，直令我，心澎湃。”我把自己的第一个签名本送给了我的父母，两位老人在接过这本薄薄的小书时，脸上写满了欣悦和满足。

从此，我在不断接受朋友赠书的同时，也时常把自己的拙著题赠给对方。有些友人多少年难得见上一面，但是鸿雁传书，却恰好弥补了时空阻隔带来的缺憾。见字如见面，读书如读人。一册小书常常“负载”着远方的问候和挚友的思念。而我也时常把自己的新书寄赠给各地的友人们，并习惯于在扉页写上几句祝福和问候，这就如同把自己的牵挂和情意捎到了远方友人的书桌前。

如果说，当初因爱书而藏书，还只是“与书结缘”的话，那么，当我将签名本视为“收藏记忆”的载体，并将自己的签名本题赠诸友之时，那就应该叫“以书结缘”了——书，从知识的载体转化为记忆的载体，我与书的缘分，何其深也！何其纯也！何其真也！

心香

同室共眠的友谊

■ 姚振发

周瑞金是我的同学，这么说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攀名人、套近乎。是的，他是名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解放日报》原主持工作的党委书记、副总编辑，更有一个名扬四海、家喻户晓的头衔——“皇甫平”主要撰稿人。但“近”，则不是“套”的。同窗五载，毕业后一个甲子，深交从未中断：“半个世纪共砥砺，一言一行总相随。”他在给我写的《晚茶三杯》序言中说：“五年同窗共室，朝夕相处，共忧同乐，亲如兄弟；走上工作岗位后，京沪杭一绕牵，心有灵犀，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彼此总是想到一起，没有任何芥蒂。”如此，也算不得攀龙附凤。尤其，现在我俩都已进入耄耋，成了一介无需包装的退休老头。

想写写我这位同窗起因很早，也有同学催促我多次，但愈近愈难写。脑子里虽盘旋多年，却找不到一个切入点。写点什么呢？写他为改革开放的鼓与吹，早已专章无数。想来想去，还是写点陈年琐事，私下来往。

2017年的金秋十月，为纪念我们入学一个甲子，1962届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三十余人在上海聚会。我俩被安排在一室，我想借这次机会可以畅叙，但并未如愿。白天忙于参观走访，只有晚上共处一室最方便。但每在此时，瑞金却不到十点就早早睡了。这也难怪，他是这次聚会的主持人，日程需要他细致安排，各方协调，事必躬亲，疲惫可想而知。日程安排得紧紧的，既要回母校参观汇报，又要去我们曾经下乡的宝山农村，看望当年的乡亲父老。尤其，这三十多人都是古稀耄耋之人，行动迟缓，步履蹒跚，安全医疗责任重大，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与他相处的三四天时间，叙谈则是寥寥无几，完全可以理解。

由此想到，最难以忘怀的还是我与瑞金从学生时代到工作时期的三次同室共眠。

第一次的时间比较长，在学校时我俩曾同住一室。现在的学子很难想象，那时我们八个人住一室，四个上下铺，摩肩接踵，挤得水泄不通，冬冷夏热难熬，却过得其乐融融。一来年轻吃得起苦，也不觉得苦，生气勃勃；尤其其深感能走进这座光辉灿烂的大学殿堂，引以为傲，生活上从不计较。

清晨，大家都起得很早。我印象最深的是，身材瘦小却结实的瑞金，总是率先冲出寝室，奔向操场，一圈又一圈飞驰。有时，他还跟几位福建同学一样赤脚长跑。那操场可不是现在的柏油跑道，而是煤渣铺成的，没有一点毅力真是很难坚持的。记得瑞金写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及，他家经济拮据，买不起鞋，少年上学时常光脚板走路，他的硬脚板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其实，那时大家在寝室除了睡觉外，待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时间在教室或阅览室，而阅览室是要去“抢”的，迟了就没有位子了。仅有的一点时间，是晚饭后在寝室相聚谈天说地，拉拉唱唱。我记得，瑞金虽是温州人，却与杨忠华和我一样喜欢评弹，我们把评弹开篇《宝玉夜探》，用毛笔大字抄写了贴在门背后，大家齐声唱了起来。瑞金操着温州腔的苏州吴依软语，唱得也很带劲。虽已一个甲子过去，其娓娓袅袅、咿咿呀呀的声腔，仍在我脑子里清晰可忆：“隆冬，月色迷蒙欲断魂。一阵朔朔风透入骨，乌洞洞的大观园冷清清，脚步轻移缓缓行……”瑞金多才多艺，他中学时代即学会京胡、二胡、笛子和口琴等乐器，只是那时学习紧张，无从展示。

第二次共眠，说来有点凄婉。那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我所在的北京《大公报》，为了给员工加点营养，过一个像样的春节，从内蒙古想方设法搞了一些冻羊肉，每人分到一块。我如获至宝，带着这块羊肉兴冲冲乘火车南下探亲。记得那时还没有京杭直达快车，每次回杭州都要在上海中转，逗留一两天，与瑞金和杨忠华同学叙旧。

毕业不久，只有忠华已经结婚。他拥有一个似“鸽子笼”的小屋栖身，房间面积小到摆一张桌子，两只脚摆在门内另两只脚要跨在门槛之外。这个逼仄的小屋，成了我们相聚的乐园。他夫人源源把我带来的羊肉烧煮，我们把酒言欢，大快朵颐，也算是一番苦中作乐吧！这一夜，我们喝得都忘了时间，子夜已过，再回到解放日报招待所已无公交车可乘，怎么办？小屋只有他夫妻俩一张床，根本没有空间再搭铺，我和瑞金就在忠华床前地板上铺了被褥，就地睡下，蜷缩其中，不拘小节，却怡然自得，乐不可支。这很有点像东坡先生在《赤壁

赋》中描绘的情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第三次共室而眠，已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窗户刚打开一点，外面的一切都很新鲜。一大批外国名著，《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堂吉珂德》《飘》都出版了。我还记得满街头排队买书的情景。我也是钻在新华书店门前队伍中的一员。外国文学我读得不多，上世纪60年代在学校时，只有读外国文学史时凭学校证明，才能进入图书馆阅读乙类书，这才读过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那年出差到上海，照例住在解放日报招待所。有一天晚上已是10点过后，瑞金来看我。改革开放的兴奋，带来的话题很多，我俩有说不完的话。说着说着，聊到风行一时的外国名著。他跟我说，他已看完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现译《基度山伯爵》），我却闻所未闻。他一时兴趣来了，竟跟我讲起了这本书中的主角邓蒂斯如何神通广大，情节怎么曲折，跌宕起伏。他把故事说得生龙活现，我听得出神，他讲得起劲。

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之余，我感叹他的读书之深。他几乎是把一本书吃了进去，又吐了出来。他不是碎片化、蜻蜓点水式阅读，而是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与作者在另一个世界和主人公一起悲伤、愤怒和快乐。此时，窗外夜色悄悄静流，万家灯光渐渐隐退；室内的故事还在继续着，邓蒂斯在孤岛的地下暗道里盘旋，愤怒的火焰喷向他的仇敌……一直讲到凌晨两点，瑞金和我就在招待所和衣而卧。不久后，我才能在杭州朋友处读到此书。

此后，瑞金的夫人调到上海，在解放日报的汽车库楼上谋得一间小阁楼。我又与一位同事出差到沪，躬逢其盛。在他的小阁楼里畅谈，瑞金夫人雪琴把温州带来的海鲜摆了一大桌，招待我和我的同事。“酒逢知己千杯少”，这种甜蜜蜜的米酒，我喝得不亦乐乎。席后我回到招待所就寝，谁知竟呕吐起来，忙得瑞金连忙泡茶加糖，替我解酒。原来，喝的正宗香白酒，是度数很高的纯粮酒，这种酒香白烈，好喝易醉，我却不知不觉，错把它当饮料喝个不休，也是生平第一次喝醉。

艺境



第三届“公望富春”中国山水画作品展

《记住乡愁》鲍海舟

夏日登山

■ 陈戴

我之所以喜欢夏日登山，因为它满眼苍翠欲滴，郁郁芊芊，食物链的丰茂呈现出生物多样性而使得景观层次多姿多彩；连日雨水给绵延山峰营造缭绕云雾气象万千，为群山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使人感受到那山间的静谧空灵与柔和仁爱，包容万物；徐徐山风陪你一路攀登高峰，享受大汗淋漓酣畅放松的快感，汗水浸透衣衫，这才是夏日里最美的释放。

此刻的我，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与自由，每一次深呼吸都是向耐力和坚韧挑战。置身广袤山野，每一株小草，每一朵山花，尤其是在岩石的缝隙中生长的它们，令人心生敬畏之情。

倘若有人抱怨命运不公，不妨将目光投向大山的怀抱，去探寻岩石缝隙中的小花小草。它们即使身处困境绝境，也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丽和精彩。这些生命奇迹般的存在，或许能为你我提供诸多哲学思考，找到人生的答案。

汉字结构中的表意功能告诉我们，

诗味

绿叶与雨珠

■ 竺雨

烟雾朦胧的江南大地
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雨季

天总是淅淅沥沥下着小雨
在轻柔的微风中
雨珠娇羞地落在叶子上

叶子绽放出所有的热情
拥抱这可爱的小天使
并微笑着告诉雨珠
你是上天降临的天使
我是大地派来的使者
你我在空中邂逅
真是天赐的缘分

我的根深深扎在黑土地
脸总是向天欢笑
一直静静等待
等待着你的到来

雨珠抚摸着绿叶
轻轻地说
我在浩瀚的苍穹漫游
欣赏过无数的星星
更向往厚实的土地
寻找一个温馨的港湾
再化作玉液琼浆
滋润万物的生长
哺育绿色的草木
聆听花开的声响

不一会儿
雨珠含情脉脉来到叶尖上
娇艳欲滴
绿叶舍不得雨珠离开
依恋挽留
雨珠还是决意去亲吻大地
便向着大地飘摇而落

叶子挥挥手
告别雨珠
悄悄地说
你是我的小天使
我是你的小港湾
你我相见
留下了无尽思念

久久的牵挂
深深的思念

台州

（外一首）

■ 蔡天新

那古老的北涧自天台流下
在国清寺山门外留驻片刻
丰干桥和寒拾亭肃然伫立
僧人一行到此水西流

永宁江水漫过黄岩的颈项
一片橘林在它的臂弯中
如同灵江绕经中山山麓
古老的城墙下有千余年古街

健跳、石塘和坎门在海边
早早迎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神仙居吸引了游人的目光
石大人和石夫人遥相凝望

而新城跨越宽广的椒江
远处是大陈岛和一江山岛
从太湖流出的金清港口
一艘百年沉船仍在等待打捞*

*1923年，从路桥金清开往宁波的客船“甬清轮”，因为超载沉没于金清港的入海处。沉船至今尚未打捞。

温州

瓯江水浑厚如孩提时代
比上回多了几座桥梁

爬满青藤的波波咖啡店
像老上海的一家西餐厅

我们绕经大转盘返回来
海鲜大排档红火依旧
对啊，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相聚南塘河的空书铺
盛夏的气温迟迟未降

王谢的燕子仍在天空
俯瞰永嘉郡的灵秀之地